

蝉鸣声中

忆老井

□董小飞



午后，窗外蝉鸣。“啾……”领唱的蝉刚发出一个音符，其他的蝉就应和起来，“啾啾啾，啾啾……”那声音，仿佛是随着翅膀的震颤一同发出来的，开始时极具穿透力，叫着叫着就没了高低起伏的节奏感，最后在一声长长的“啾……”音里慢慢散尽。蝉叫一阵就会休息一会儿，然后再叫一阵。它们都躲在树的浓荫里，叫的时候，整棵树就开始唱歌了。我在它的歌声里回到了儿时的老井边。

老井在村民的屋前，沿街。平常日子，井口掩一半开一半，压着青石块。只有到了夏天，才会取下木板井盖，方便村里人取井水消暑。

午觉后，村里的老少都会聚在井台边的屋檐下，地面早已被井水泼得清凉干爽。人们带着椅子和桶过来，桶里往往放着自家种的瓜果，有西瓜、脆瓜、水蜜桃等。桶边搭一条毛巾，洗脸降温用。

大人们来到井台边，打上井水浸泡瓜果，再搁到阴凉处。孩子总是心急，一遍遍过去摸，想试试瓜凉了没有。终于，大人把瓜从井水里捞出来，玩闹的孩子们呼啦一下全围了过去，眼巴巴地看着等吃。路还走不稳的孩童也按捺不住，满心急切，于是拖着自家大人的手，一步步趑趄着凑过去。那些浸透井水的瓜果，掰开后，汁水淋漓，挨个儿分给孩子们，咬一口，清清凉凉，在温热的口腔里咀嚼几下，就美美地下了肚。

吃完瓜果，孩子们从家里背来竹竿——竹竿顶端绑着网兜，袋口向外撑开——跑到屋后的河边捉蝉玩。河边种着枫杨、柳树，黑褐色的树干上趴着很多的蝉，用竹竿一罩一拉，蝉就迷糊着掉进了口袋里。孩子们比着谁捉的蝉个大，谁的蝉叫声更响亮，常常为了分出高下，争得面红耳赤。玩得浑身发热，就跑回井台边用井水擦洗一番，再接着回去捉蝉。可没一会儿，就打起来了。有孩子赶紧跑去告状。大人来后，把打哭的那个先安抚一下，再按住打赢的孩子教训一顿，让他也哭起来，最后一起拉回井边，打了水帮他们擦洗干净。

那口老井，还能治病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，我和另外4个孩子都传染了腮腺炎，半边脸肿

着，像塞了个核桃，张嘴都疼。老人说，敷井泥能治好。

大人把舀水用的铜瓢子绑在长竹竿上，伸进井里挖出黑乎乎的淤泥。敷上脸的瞬间，凉意钻入皮肤深处，肿痛感一下子就被驯服了。看着彼此半黑半白的阴阳脸，互相取笑一番后，我们决定去吓人。

那次，我们躲在老房子的楼梯下，听脚步声慢慢腾腾地靠近，“猴子”李峰用手指比画着，“三、二、一”，我们一起跳出去，大叫一声“哇”，结果没想到走来的是村里所有人都叫太公的老头，饶是他耳聋眼花，也被我们吓得拐杖脱手，嘴唇不住颤抖。这样的行径，自然逃不脱一顿暴揍。只是这次挨打，不敢哭喊，只憋着眼泪，看着脸上的淤泥簌簌往下掉落。

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，孩子们爬上河边的枫杨树，在盈耳的蝉声里跳入水中，摸黄蚬，扎猛子……直玩到手指泡得发皱，嘴唇冻得泛青，跑回家背上草席，打了井水，提到旁边的桥上——那桥刚造好，桥面宽阔，两侧各躺下二三十人也绰绰有余，倒上两桶水，待水渗透后铺上草席。这里，就是晚上乘凉的地方了。干完这些，直接从桥上跳下去，游回河埠头，汗也就洗干净了。

天黑后，大人孩子全来了。大人坐在桥栏上聊天，蒲扇轻摇，家长里短便如豆子般抖落开来。孩子们则从各家的席子间爬来蹿去。蝉声清悦，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着眼睛。

月亮高升，人们头顶着头，脚对着脚睡了，说话声越来越弱，呼噜声渐次响起……晚风清凉，蝉也安静了。

“凉快了，该回家了。”每次都是在睡得正舒服的时候被大人叫起，想赖着不走，可是身下的草席已被卷起来，只能像踩着云朵般迷迷糊糊走回家，一头栽进闷热里沉沉睡去。

多年后，沿街村路拓宽，老井成了路面的一部分。夏天走过，总是忍不住回望一眼，屋后的树边，已不见了捉蝉的孩子。

窗外，蝉声嘹亮。长长的“啾……”声里，回忆起来，似有井水漫溢，凉丝丝的。

冷饮记忆

□方颖谊

最近，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，要是能吃点冷饮，便能品出一段美好的“冷饮记忆”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会儿，宁波的冷饮店都是国营的，且少得可怜，用手指头一扳就能数过来。开在开明街的人民浴室，一到夏天就变身为冷饮店。鼓楼附近也有一家，我们叫它“天宁冷饮店”。“人民”和“天宁”是当时市区里规模较大、地段较好的吃冷饮地方，顾客一拨接一拨，桌子频频“翻台”。住在西乡那边的宁波人，大多会光顾天宁冷饮店。

冷饮店里，冰镇甜力糕是我的最爱，以至于今天一想起它，仍然舌下生津。甜力糕状似现在的木莲冻，但口感比木莲冻来得“凝团结”。甜力糕7分一份，价廉味美，颇受大众欢迎。它通常用宁波本地山粉加水加绵白糖和少量色粉，按比例搅拌成稠糊，待冷却，放入冰柜；凝固之后，用长条形的西瓜刀把它们切成七八厘米见方的块状物，放在盘子上出售。

记得12岁那年暑假，我与小伙伴阿峰、阿杰结伴从位于西门外的老宅沿着西郊路，过西门板桥，穿望京路，再顺着中山西路，走了3站多路，直抵天宁冷饮店——省下乘坐公共汽车的钱，就为了吃冷饮。入店，只见两台沪江牌吊扇正卖力地转动，将冰柜上方的冷气传送到店堂各个角落。几张八仙桌有序地摆放着，每张桌子配4把长条板凳，顾客满坐，我们只好站着静候。

“先把冷饮点好吧。”我提议道。

我们3个把零花钱从各自裤兜里掏出来，交给年长的阿峰。“点一碗西谷米、一杯果子露、3块甜力糕、3只冰淇淋……”我们指着店里的价目表，有商有量地告诉服务员。

翠绿色的冰淇淋球，装在搪瓷碗里，一只碗盛一只，戴白帽子

的服务员端来时上面还冒着缕缕冷气。冰淇淋甜而不腻，有一股牛奶和鸡蛋香。冰淇淋球易融化，故而最先被我们“消灭”。吃完，阿峰拿来两只空碗，把西谷米一勺一勺地均分，大家相视一笑，继续开吃。少顷，分喝果子露。这是一种酒红色、比汽水好喝的饮料。几口下肚，就会打出一个舒服的嗝。压轴美味是我最钟爱的甜力糕。我习惯用铝皮调羹把属于自己的那份割成几小块，舀起一块，送入口中，一股透心的凉意顿时溢满口腔，继而从鼻腔飘出，接着肚皮也觉得凉爽爽的了。

后来，宁波街头巷尾不少店铺内出现了半米多高的小型冰柜，盛夏时节，出售“紫雪糕”和易拉罐装的饮料。“紫雪糕”是一种外头裹着一层巧克力的新式棒冰，4角5分一支，后来涨到5角。咬一口，外酥内绵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我进单位工作了。每年盛夏，食堂就会向职工们免费供应冰绿豆汤。一到下午，大伙都很兴奋，呼张三唤李四一起拿着大号搪瓷碗或搪瓷杯去食堂排队，等候大师傅往碗里、杯里打上一勺冰镇绿豆汤。个别眼头活络的会悄悄与大师傅搞好关系，那样的话，给的就是一大勺。有一次，我有事晚去，大师傅笑眯眯地把铝锅底

的冰块绿豆全给了我。夏日炎炎，回忆当年吃冷饮的情景，会平添一份凉意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早年白糖冰棍，4分一支，绿豆棒冰5分一支，奶油棒冰1角一支，还有一种开胃通气

的海狮牌果味汽水，1角2分一瓶……尘封的往事，一直都在记忆深处。美好的“记忆”始终在影响着当下的我们做出一些生活上的选择，那“记忆”就是种老的味道，地道、淳朴且特有，不掺杂其他，里面只有“浓浓的情”！

